

新苗文化
心燈H9

LOST BOYS

缺角 的孩子



5顆受傷的心
撫平5顆受傷的心

愛的治療力量！
撫平5顆受傷的心……

作者◎瑞克·白倫斯坦
FREDERICK H. BERENSEIN

譯者◎史錫蓉



心燈 H9

缺角的孩子

Lost boys

作 者／Frederick H. Berenstein

譯 者／史錫蓉

編 輯／王蓓齡

發行人／王聖毅

出版者／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

電話：(02)2332-0430

(02)2339-2500

傳真：(02)2332-9817

劃撥：18324544

排 版／全凱印前廣告設計有限公司

印 刷／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／2001 年 5 月一版二刷

出版登記／局版台業字第 6017 號

定 價／210 元

原書 ISBN 0-393-70188-3

ISBN 957-0360-24-0

國際中文版授權◎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Copyright © 1995 by Frederick Berenstein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0 by New Sprouts

Publisher, Inc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. W. Norton & Company, Inc.
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Printed in Taiw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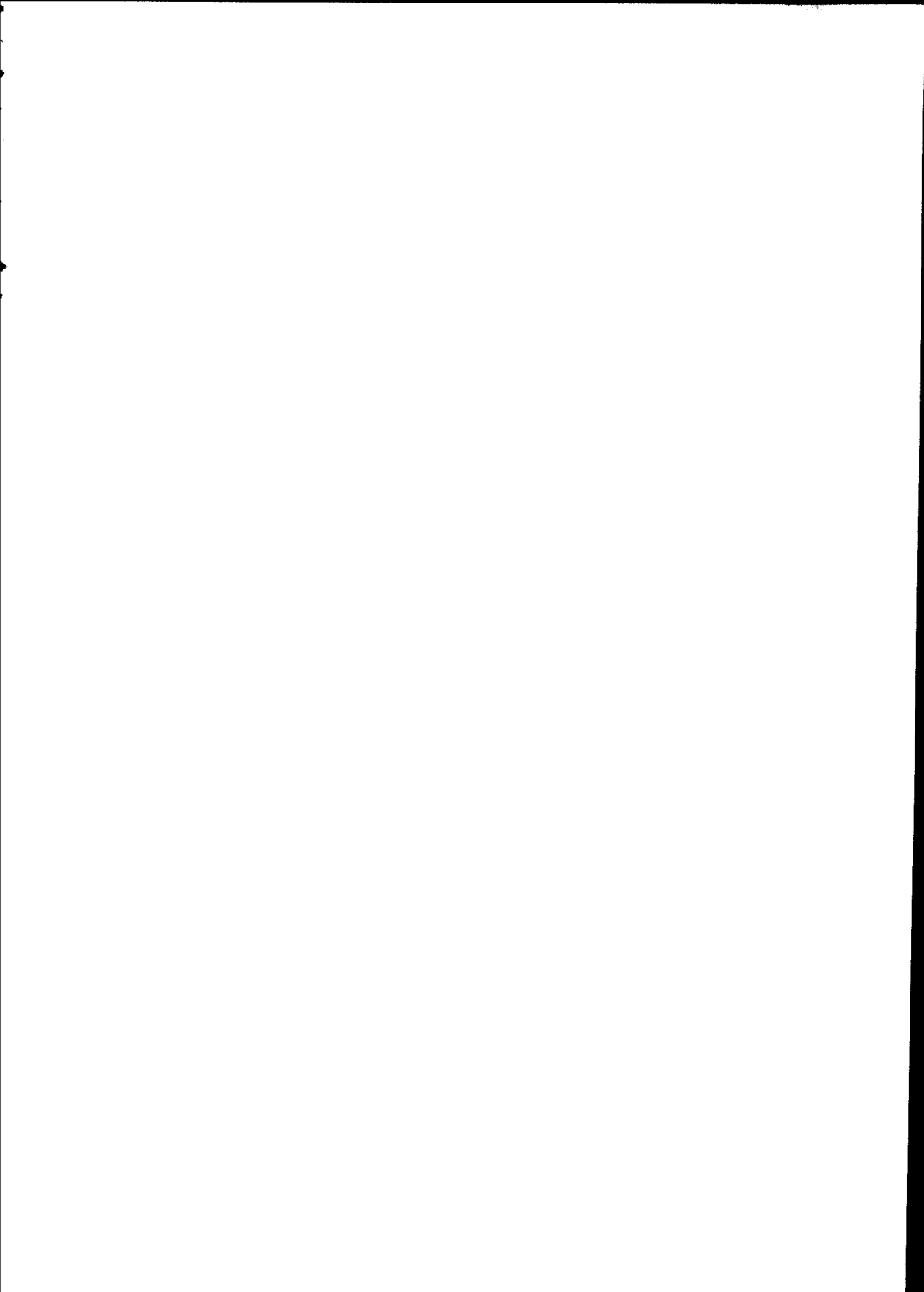
(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)

缺角的孩子

Lost Boys

作者◎Frederick H. Berenstein

譯者◎史錫蓉



作者序

我的一位朋友敦促我寫這篇自序：不管多簡短，但試著去解釋，我對精神分析治療的信念，或至少說明我的作法。

如果有必要，我能夠——我希望——以我相信的理論架構，支持我的信念。但，跟我童年時代崇拜的英雄愛因斯坦一樣，我對理論的東西不具什麼信心，因為常常看到人們太執著理論，即使顯然已不適用，也無法放棄。何況，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生活，形成「他自己的理論」；所以，應該是由孩子來塑造理論，而不是由理論來塑造孩子。

書中沒有一個孩子是天生迷失的。他們跟其他孩子一樣，當他們被拋棄，或和父母疏離了關係時，才漸漸迷失。他們，以及無數其他的人，能夠進入我的生命，讓我變成更好的人，是我極大的福份。藉由完成他們需要我做到的承諾——陪伴，關懷，傾聽，接納，愛——他們漸漸地能夠再次信任人，再次地成長，再次地付出愛；而且他們帶我看到：我性格中更深的層面，我對瞭解它們（及我自己）的渴望，

以及我們每個人都具有的、充沛的愛人能力。

對為人父母、或將為人父母者，願此書成為一份警惕。珍惜你的孩子，教養他們，讓他們在接納及關愛的環境中成長。偶爾你會犯錯跌倒，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；但，再接再厲，不要放棄。以孩子本來的面目——造物者神奇的產兒——來看待他們。如果有一天，當你無法做到，想退縮放棄時，請撥出片刻的時間，仔細、深刻地向內觀照，並問自己：

如果我從未擁有這孩子，

如果我確知再也不會見到他，

那會是什麼狀況？

前言

精神分析學派探索的中心議題是：那些來向我們求助的孩子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是什麼樣的外力扭曲了人類發展的自然趨向，由成長轉為非理性、自我挫敗，以及最終的自我毀滅行為？如果我們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，也許就如何幫助他們。

探究這個問題，途徑之一是去瞭解嬰兒真實的狀況。我們知道，人類的嬰兒在出生及之後一長段時間當中，都處於無助的狀態。瑪格麗特·茉莉（Margaret Mahler）曾密切地觀察嬰兒心理發展的過程，將出生後四、五個月的嬰兒狀況，以「共生」階段來形容；這時，至少從嬰兒的角度來看，他和母親是一體的；嬰兒無法清楚地將自己和母親劃分為兩個獨立的個體。

厄尼斯·貝克（Ernest Becker）在《The Denial of Death》一書中，將這種情況視為焦慮的來源，是人類基本的狀況。他寫道：「從一出生，孩子就完全依賴母親。母親不在時，孩子體驗到孤單；需求被剝奪時，體會到挫折；飢餓、不適時，體會

到憤怒，等諸如此類的狀況。如果他拋棄，就等於粉碎了他的世界，他生物性的部份，在某種程度上，必定會意識到這一點……這是一種自然的、害怕被毀滅的焦慮。」

當然，絕大多數的孩子不會面臨這種威脅，有能力的父母會照顧他的需要。在這種受關照的環境中，孩子在人生的頭五年，逐漸朝獨立、個人化發展。當他離開照顧者的身邊，從初次探險，發現新事物的驚喜便是給他的獎賞，而且他知道父母永遠會在原處等著他；這給予他足夠的安全感，去做更深入、更廣泛的探索。

但是，如果那嬰兒遇到的不是一雙溫柔、關懷的手呢？如果那給予食物的、同時也是給予橫暴的手呢？如果那撫慰的聲音不時會轉為厲聲喝斥呢？如果那一度存在的愛突然消失了呢？

孩子因此陷入害怕被毀滅的基本恐懼中。至少，按照貝克的說法，在生物的層面上，他必定充滿恐懼。人是不可能在這樣的焦慮之下生活，為了拯救那孩子，防衛機制於是產生。

然而，防衛機制發揮的功用往往過度了。孩子隨著成長，變得更有能力，不再處於被毀滅的邊緣時，但防衛機制不願撤除。他們沒有跟真實的世界接觸，仍深信

一旦遭背棄，死亡即會隨之而來。這種可能性所帶來的恐懼，令他們的餘生付出極大的代價：一點一點地阻礙一個孩子的發展，將他自真實的世界，以及其他人的溫情中隔絕開來。

從這個角度，我們便可以看出來，為什麼面對這樣的孩子，只依賴瞭解和闡釋的治療，注定要失敗。瞭解和闡釋只能界定出防衛機制的性質；但如果治療師不能提供其他的任何憑仗，孩子就不可能放棄防衛。因為，一旦他放棄，他便要面對最初的恐懼——這是他做不到的。

治療師也必須找出孩子缺乏的到底是什麼。他必須關心每一個孩子，讓他們感受到自己是被愛的。只有當孩子有足夠的安全感時，才會放棄已不適用的防衛。這時，深入的闡釋和瞭解，將有助於他自我洞識。沒有愛，一切都不可能發生。

在治療時，當我們要求孩子信任我們，永遠不要忘記一點：對那些曾付出信任，但被深深傷害過的孩子而言，我們的要求就好像要他們從可怕的高處躍下。而我們能提供什麼安全保證，證明我們會陪在他們身邊，真正關心、真正愛他們？一些孩子相信我們真的在乎他們，就會敞開他們自己接受愛，並且付出愛。

每個曾受過重創的孩子終究會以他自己的方式問：「你愛我嗎？」治療師的任

務便是找到那個秘密的處所，當孩子終於要凌空一躍時，站在那張開雙臂，準備好將孩子穩穩地接住。

Contents

作者序／ 3

前言／ 5

第一章 雪豹／ 11

耽溺於鮮活的幻想世界

第二章 班傑明／ 59

符合佛洛伊德理論的個案

第三章 艾利斯／ 1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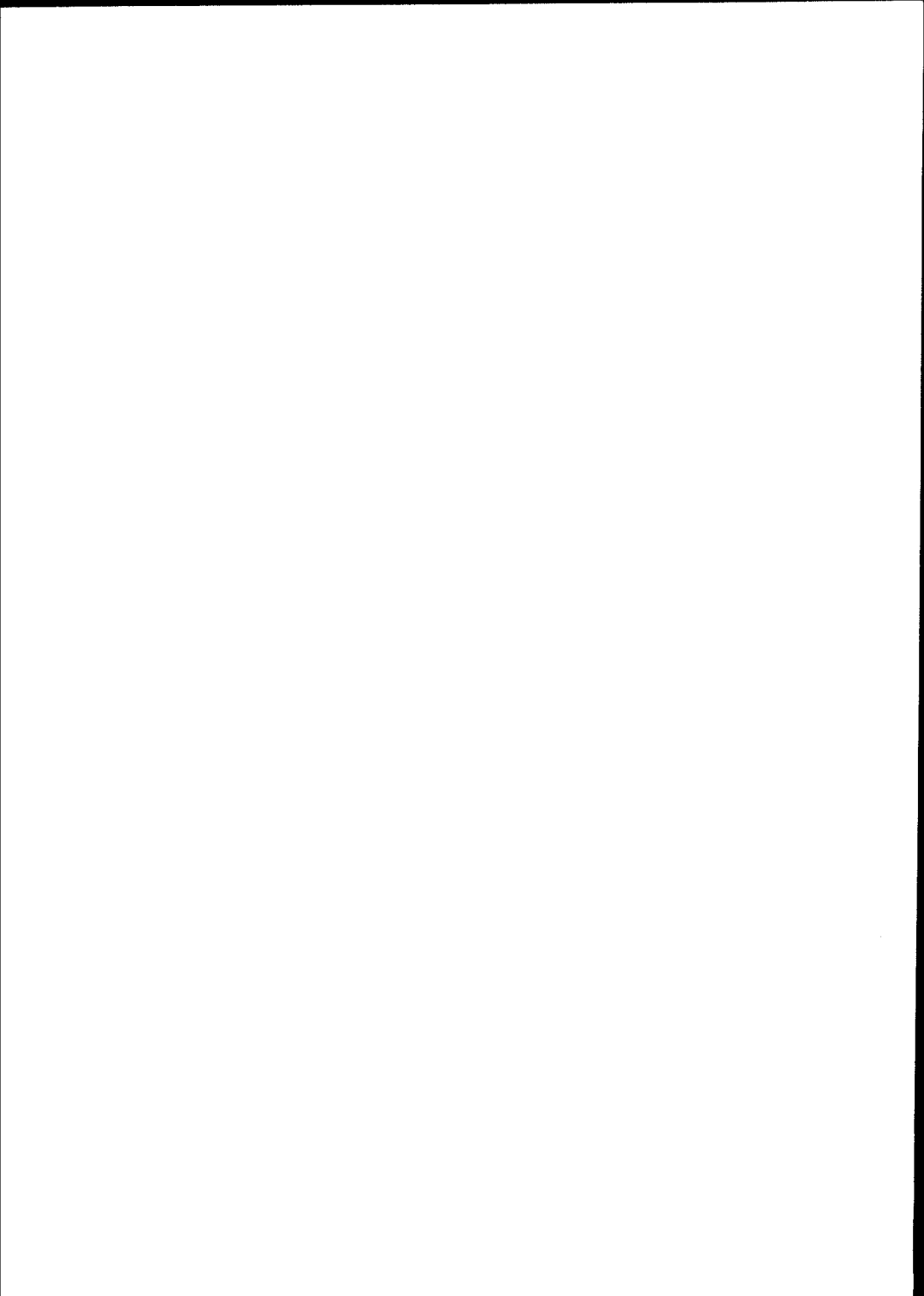
談治療進度放慢的重要性

第四章 傑佛瑞／ 127

羞於啟齒

第五章 亞當／ 181

於午後死亡



第一章 雪豹

耽溺於鮮活的幻想世界

有個屬於我們的地方，某個地方屬於我們，
安詳、寧靜和開放等待我們……在某個地方。

有個屬於我們的年代，某個年代屬於我們，
是寬宥的年代，體諒的年代，關懷的年代。

我們將獲新生，在未來、在某個地方；

我們將學會互諒……終有一天。

有個屬於我們的地方，一個年代和地方屬於我們。

握住我的手，我們在前往那的途中；

握住我的手，我將領你到那，

以某個方式……於未來……到某個地方。

——節錄《西城故事》中〈某個地方〉

這章是我臨床工作的簡報，內容述及一位叫彼得的男孩，將自己視為一頭居住在喜馬拉雅山頂的雪豹；在多年的治療過程中，我和他之間所建立的感情。這個故事最終呈現的是一個才華洋溢的年輕人，如何從幻想回歸現實的掙扎。同時我明白，這是治療師和案主溶入彼此，且分別面對不同的治療困境的故事。這裡談的，不單是他的脆弱，也是我的脆弱；不單是他的勇氣，也是我的勇氣。

彼得最初是因為發生一場意外，不小心弄斷他三歲大同母異父的弟弟的鎖骨，才從小兒科醫師那轉介過來。彼得和他父母（事實上是他生母和繼父）第一次走進我的辦公室時，真的難以分辨他是男是女；他的臉孔、體型和髮型，都給人雌雄莫辨的印象。當他母親詳述他的生活細節時，他安靜地靠著我坐。彼得是她第一次婚姻的頭生子。在他五歲大那年，她突然拋下前父和彼得，與現任的丈夫（S先生，那時還只是她的情人）私奔去了。之後，彼得繼續和生父生活了好幾年，假期則去拜訪母親和繼父。

S太太離開第一任丈夫不久，便發現自己懷孕了。起初以為是她和S先生的頭生子，結果證明嬰兒和彼得是親兄弟。S太太和新任丈夫不希望以別人的孩子開始

他們的新家庭，決定放棄嬰兒。他們告訴O先生（彼得的生父）孩子的事，後者主動表示願意自己扶養。O先生自以為這個提議原則上取得同意，在下一個寒假到時，便送彼得去母親那，和他新生的弟弟見面。

在接下來的治療過程中，逐漸可以看出來，彼得早期記憶中印象鮮明的一個畫面就是，帶著玩具乘飛機去探望新生的弟弟。然而，當彼得抵達母親和繼父居住的國家，並沒有見到剛出生的胞弟。反之，S太太去信給彼得的父親，要求他在放棄監護權的文件上簽名，否則不讓彼得回去。一個是鍾愛的兒子，一個是從未謀面的嬰兒，O先生面對這樣的抉擇，選擇了彼得，在文件上簽了名。

S太太雖然沒有當著彼得的面透露過，但她不希望O先生扶養嬰兒表面上的理由是：當初她是因為O先生的婚外同性戀情才離開他。之後在一通電話中，她詳述了這件事，並且擔憂彼得也會是同性戀。那時候彼得十二歲。

彼得回到父親身邊之後，S太太和S先生也轉回美國，打算爭取彼得的監護權。從我後來閱讀到的大量文件看來，這場爭監護權的官司，主要爭議的重點似乎就是O先生雙性戀的傾向。彼得在最後也接受一群專家的檢查，以確定他是否是同性戀，或只是單純的女性化。他那時六歲大。

監護權最後判給彼得的母親，彼得搬到國外與母親和繼父同住。四年後，他們一家搬回美國，還添了兩個小壯丁。彼得的父親那時也已再婚，彼得因有另外兩個同父異母的姊妹。

每個聖誕節、復活節和暑假彼得都跟父親同住；導致他轉診的那場意外，事實上就發生在他剛從父親處回來的時候。

在詳述所有這些背景資料時，彼得都安靜地坐在那看著我。他綠色的大眼睛透過濃密骯髒的金髮，流露出渴望的眼神。

我領S先生和S太太到外面的候診室去，然後轉回單獨跟彼得談話。他說話的語氣十分溫柔斯文，發生在他同母異父兄弟的那樁意外，顯然令他非常難過。他顯然是極聰明的孩子，但表面卻呈現學習遲緩的假相；例如，他說他不會拼繼父的姓氏，（「我不用它。我拼那個字有困難。」）而他到了十二歲還跟泰迪熊（情感轉移的對象）同睡，向它傾訴所有煩惱。

彼得和我很快建立起十分融洽的關係。第一次治療結束前，我已經足以放心地詢問他，是否能坦誠告訴我，他寧可做男孩還是女孩。他回答說，他寧願是女孩。

第一次晤談後，我滿心以為未來的大方向已底定。我錯得多離譜啊！當彼得再